# 【改写《鹿鼎记》第二十三回】【完】

韦小宝眼见绿衫女郎横卧于地，绿茵上一张白玉般的娇脸，一双白玉手般的纤手，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玉观音的睡像一般，小宝不由得看得欲火大恣。

澄观道：「女施主，你师姊走了。你也快快去罢，可别掉了一根头发，你师姊来烧我们寺庙。」韦小宝心想：「良机莫失。这小美人儿既落入我手，说什么也不能放她走了。」合十说道：「我佛保佑，澄观师侄，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学，维护本派千余年威名，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。」澄观奇道：「师叔何出此言？」韦小宝道：

「咱们正在烦恼，不知两位女施主更有什么招数。幸蒙我佛垂怜，派遣这位女施主光临本寺，让她一一施展。」说着俯身抱起那阿珂，说道：「回去罢。」澄观愕然不解，只觉此事大大的不对，但错在何处，却又说不上来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「师叔，我们请这女施主入寺，好像不合规矩。」韦小宝道：「什么不合规矩？她到过少林寺没有？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说没什么不对，自然是合规矩了，是不是？」他问一句，澄观点一下头，只觉他每一句话都是无可辩驳。眼见小师叔脱下身上僧袍，毛手毛脚的罩在那女郎身上，抱了她从侧门进寺，只得跟在后面，脸上一片迷惘，脑中一片混乱。

韦小宝心里却是怦怦大跳，虽然这女郎自头至足，都被僧袍罩住，没丝毫显露在外，但若给寺中僧侣见到，总是不免起疑。他温香软玉，抱个满怀，内心却只有害怕，幸好般若堂是后寺僻静之处，他快步疾趋，没撞到其他僧人。

进了澄观的禅房，阿珂兀自未醒，韦小宝将她放在榻上，满手都是冷汗，双掌在腿侧一擦，吁了口长气，笑道：「行啦。」澄观问道：「咱们请这位…这位女施主住在这里？」韦小宝道：「是啊，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。先前她伤了脖子，不是在东院住过吗？」澄观点头道：

「是。不过…不过那一次是为了治伤，性命攸关，不得不从权处置。」韦小宝道：

「那容易得很。」从靴中拔出匕首，道：「只须狠狠割她一刀，让她再有性命之忧，又可从权处置了。」说着走到她身前，作势便要阿珂胸部割落。

澄观忙道：「不，不，那…那是不必了。」韦小宝道：「好，我便听你的。

除非你不让别人知晓，待她将各种招数演毕，咱们悄悄送她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只好割伤她了。」澄观道：「是，是。我不说便是。」只觉这位小师叔行事着实奇怪，但想他既是晦字辈的尊长，见识定比自己高超，听他吩咐，决不岔差。

韦小宝道：「这女施主脾气刚硬，她说定要抢了你般若堂的首座来做，我得好好劝她一劝。」澄观道：「她一定要做，师侄让了给她，也就是了。」韦小宝一怔，没料到这老和尚生性淡泊，全无竞争之心，说道：「她又不是本寺僧侣，抢了般若堂首座位子，咱们少林寺的脸面往哪里搁去？你若存此心，便是对不起少林派。」说着脸色一沉，只把澄观吓得连声称是。韦小宝板起了脸道：「是了。你且出去，在外面等着，我要劝她了。」澄观躬身答应，走出禅房，带上了门。

韦小宝揭开盖在阿珂头上的僧袍，阿珂正欲张口呼叫，突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指住自己胸部，登时张大了嘴，不敢叫出声来。韦小宝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只要乖乖的听话，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。否则的话，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，放了出寺。一个人少了个鼻子，只不过闻不过香气鼻气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是不是？」阿珂惊怒交集，脸上更无半点血色。韦小宝道：「你听不听话？」阿珂怒极，低声道：「你快杀了我。」韦小宝叹了口气，说道：「你这般花容月貌，我怎舍得杀你？不过放你走罢，从此我日夜都会睡不着，非憋死不可。」阿珂脸上一阵红，随即又转为苍白。韦小宝道：「只有一个法子。我割了你的鼻子，你相貌就不怎么美啦。那我就不会欲火焚身了。」阿珂闭上了眼，两粒清澈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下渗了出来，韦小宝心中一软，安慰道：「别哭，别哭！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就让你舒舒服服的，也不会割你的鼻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」阿珂摇了摇头，眼泪更加流得多了。韦小宝笑道：

「原来你名叫臭婊子，这名字可不大好听哪。」阿珂睁开眼来，呜咽道：「谁叫臭婊…？你才是臭…」阿珂想这是粗话，女孩子怎能出口。

韦小宝听她答话，心中大乐，笑道：「好，我就是小婊子。那么你叫什么？」阿珂怒道：「不说！」韦小宝道：「你不肯说，只好给你起一个名字，叫做…叫做烂婊子。」阿珂怒道：「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是婊子。」阿珂气的急了，也不管是不是粗话了。

韦小宝坐在一叠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学典籍之上，架起二郎腿，轻轻摇晃，见她虽满脸怒色，但身材窈窕，动人心魄，笑道：「那么你尊姓大名哪？」阿珂道：「我说过不说，就是不说。」韦小宝道：「我有话跟你商量，没名没姓的，说起来有多别扭。你既不肯说，我只她给你取个名字了。嗯，取个什么名字呢？」阿珂连声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」韦小宝道：「有了，你叫做『韦门摇氏』」。阿珂一怔，道：「古里古怪的，我又不姓韦。」韦小宝正色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这一生一世，便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满门抄斩，大逆不道，十恶不赦，男盗女娼，绝子绝孙，天打雷劈，满身生上一千零一个大疔疮，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。」阿珂听他一口气的发下许多毒誓，只听得呆了，忽然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不由得满脸通红，呸的一声。

韦小宝道：「我姓韦，因此你已经命中注定，总之是姓韦的了。我不知你姓什么，你只是摇头，所以叫你『韦门摇氏』。」其实韦小宝脑子里都是这美女在床上摇动身体的浪相，没敢说出罢了。

阿珂闭起了眼睛，怒道：「世上从来没有像你这样胡言乱语的和尚。你是出家人，娶什么…娶什么…也不怕菩萨降罚，死了入十八层地狱。」韦小宝双手合十，扑的一声跪倒，阿珂听到他跪地之声，好奇心起，睁开眼来，只见他面向窗子，磕了几个头，说道：「我佛如来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文殊菩萨，普贤菩萨，玉皇大帝，四大金刚，阎王叛官，无常小鬼，大家请一起听了。我韦小宝非娶这个姑娘为妻不可。就算我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拔舌头，锯脑袋，万劫不得超生，那也没有什么。我是活着什么也不理，死后什么也不怕，这个老婆总之是娶定了。不管她给我带多少顶绿帽子，偷多少汉子，我也心甘情愿。」阿珂见他说得斩钉截铁，并无轻浮之态，不像是开玩笑，倒也害怕起来，求道：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」顿了一顿，恨恨的道：「你杀了我也好，天天打我也好，总之我是恨死了你，决计…决计不答应的。」韦小宝站起身来，道：「你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今后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。就算你变了一百岁的老太婆，我若不让你死心塌地的跟我，我死不瞑目。」阿珂恼道：「你如此辱我，总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里。我要先杀了你，这才自杀。」韦小宝道：「你杀我是可以的，不过那是谋杀亲夫。我如做不成你老公，不会就那么死的。」说到这句话时，不由得声音发颤。

阿珂见他咬牙切齿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心中害怕起来，又闭上了眼睛。

韦小宝向着她走近几步，只觉全身发软，手足颤动，忽然间只想扑在她身上乱摸乱亲，再跨得一步，喉头低低叫了一声，似是受伤的野兽嘶嚎一般，又想马上奸淫她。

阿珂听到怪声，睁开眼来，见他眼露异光，尖声叫了起来。

韦小宝一怔，猛然想起此地不可造次，这乃少林寺内，万一被众僧人知道，即使方丈饶了自己，小皇上也不能放过自己。随即退后几步，颓然坐下，心想：

「在皇宫之中，我和方姑娘和小郡主三人同床翻云覆雨，颠鸾倒凤，娇吟浪喘，何其快活？要摸乳便摸乳，想插穴便插穴。这小妞儿明明给老和尚点中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怎地我却不敢动粗？」眼见她白晰的脚腕从僧袍下露了出来，只想去轻轻吻吻，便是没这股勇气，忍不住骂道：「辣块妈妈！」阿珂不懂，凝视着他。韦小宝脸一红，道：「我骂我自己胆小不中用，不是骂你。」阿珂道：「你这般无法无天，还说胆小呢，你倘若胆小，可真要谢天谢地了。」一听此言，韦小宝欲念大盛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「好，我要无法天天了。我要剥光你的衣衫。」阿珂大惊，险些晕了过去。

韦小宝走到她身前，见到她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，心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我韦小宝是乌龟儿子王八蛋，向你投降，不敢动手。」柔声道：「我生来怕老婆，放你走罢。」阿珂惊惧甫减，怒气又生，说道：「你…你在镇上，跟那些…那些坏女人胡说什么？说我师姊和我是…是…你…什么的，要捉你回去同房，你…你这淫贼…」韦小宝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那些坏女人懂得什么？将来我娶你为妻之后，天下堂子的十万个婊子，脱光了排队站在我面前，韦小宝眼角儿也不瞟他们一瞟，从朝到晚，从晚到朝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只陪着我亲亲好老婆睡觉。」阿珂急道：

「你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我永远不跟你说话。」韦小宝大喜，忙道：「好，好，我不说，我只在心里想。」阿珂道：「心里也不许想。」韦小宝微笑道：「我心里偷偷的想，你也不会知道。」阿珂道：「哼，我怎会不知？瞧你脸上色眯眯的，你心里就在想了。」韦小宝道：「妈妈一生下我，我脸上的神气就这样色眯眯了。多半因为我一出娘胎，就知道将来要和你相好。」阿珂闭上眼，不再理他。韦小宝道：「喂，我又没说下流话，你怎地不理我了？」阿珂道：「还说没有？当面撒谎。你说相好…什么的，那就是了。」韦小宝笑道：「好，这个也不说，我只说将来做了你老公…」阿珂怒极，用力闭住眼睛，此后任凭韦小宝如何东拉西扯，逗她说话，总是不答。

韦小宝无法可施，想说：「你再不睬我，我可就要干你了。」可是这句话到了口边，立即缩住，只觉如此胁迫这位天仙般的美女，实是亵渎了她，叹道：

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跟我说了姓名，我就放你出去。」阿珂道：「你骗人。」韦小宝道：「普天下我人人都骗，只不骗你一个。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。小老婆一言不发，活马好追。」阿珂一怔，问道：「什么死马难追，活马好追？」韦小宝道：「这是我们少林派的话，总而言之，我不骗你就是。你想，我一心一意要让你孙子叫我做爷爷，今天倘若骗了你，你儿子都不肯叫我爹爹，还说什么孙子？」阿珂先不懂他说什么爷爷孙子的，一转念间，明白他绕了弯子，又是在说那件事，轻轻说道：「我也不要你放，我受了你这般欺侮，早就不想活啦。你快一刀杀了我罢！」韦小宝见到她颈中刀痕犹新，留着一条红痕，好生歉疚，跪在地来，咚咚咚咚，向着她重重的磕了四个响头，说道：「是我对姑娘不对！…」左右开弓，在自己脸颊连打了十几下，双颊登时红肿，说道：「姑娘别难过，韦小宝这混帐东西真正该打！」站起身来，过去开了房门，说道：「喂，老师侄，我要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，该用什么法子？」澄观一直站在禅房门口等候。他内力深厚，韦小宝和阿珂的对答，虽微细语，亦无不入耳，只觉这位师叔「劝说」女施主的言语，委实高深莫测，什么老公、老婆、孙子、爷爷，似乎均与武功无关，小师叔的机锋妙语也深奥，自己佛法修为不够，未能领会。后来听得小师叔跪下磕头，自击面颊，不由得更是感佩。禅宗传法，弟子倘若不明师尊所传的微言妙义，师父往往一棒打去，大喝一声。以棒打人传法，始于唐朝德山禅师，以大喝促人醒悟者，始于唐代道一禅师。「当头棒喝」的成语，由此而来。澄观心想当年高僧以棒打人而点化，小师叔以掌击而点化这位女施主，舍已为人，慈悲心肠更胜前人，正自感佩赞叹，听得他问起解穴之法，忙道：「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『大包穴』，乃属足太阴脾经，师叔替她在腿上『箕门』、『血海』两处穴道推血过宫，即可解开。」韦小宝道：「『箕门』、『血海』两穴，却在何处？」澄观捋起衣衫，指给他看大腿内侧穴道所在，让他试拿无误，又教了推血过宫之法，说道：「师叔未习内功，解穴较慢。但推拿得半个时辰，必可解开。」韦小宝听后大喜，点了点头，暗想这解穴的地方不错。随即关上房门，回到榻畔。

阿珂于两人对答都听见了，心知不妥，惊叫道：「不要你解穴，不许你碰我身子！」韦小宝寻思：「在她大腿内侧推拿半个时辰，的确不大对头。我诚心给她解穴，但她一定说有意轻薄。虽然老公轻薄老婆天公地道，何况良机莫失，失机者斩。不过小妞儿性子狠，万一解穴之后她当即一头在墙上撞死，我可赔大了。」回头大声问道：「男女授受不亲，咱们出家人更须讲究，倘若不用推拿，可有什么法子？」澄观道：「是。师叔持戒精严，师侄佩服之至。不触对方身体而解穴。是有法子的。袖角轻轻一拂，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…啊哟，不对，小师叔未习内功，这些法子都用不上，待师侄好好想想。」其实只须他自己走进房来，袖角轻轻一拂，或以一指禅功夫临空一指，都可立时解开阿珂的穴道，但师叔既然问起，自当设法回答。可是身无内功之人，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，那是何等的难事？

就算他想上一年半截，也未必想得出什么法子。

韦小宝听他良久不答，将房门推开一条缝，只见他仰起了头呆呆出神，只怕就此三个时辰不言不动，也不出奇，于是又带上了门，回过身来，想起当日在皇宫中给沐剑屏解穴，从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，在她身上拿捏打戳，毫无顾怨，她虽是郡主之尊，自己可一点也没瞧在眼里，但对眼前这无名女郎，却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、敬若天神？

转眼向阿珂瞧去，只见她秀眉紧蹙，神色愁苦，不由得怜惜之意大起，拿起了木鱼的锤子，走到她身边，说道：「韦小宝前世欠了你的债，今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只怕你小姑娘一人。现下我向你投降，我给你解穴，可不是存心占你便宜。」说着揭开僧袍，将木鱼锤子在她左腿内侧轻轻戳几下。阿珂白了他一眼，紧闭小嘴。韦小宝又戳了几下，问道：「觉得怎样？」阿珂道：「你…你就是会说流氓话，此外什么也不会。」韦小宝看她娇声娇气，生气的样子别样可爱，由胜双儿一筹。是心痒难搔，不由得邪念又起。手上的木鱼锤开始不规矩了，敲打的位置渐渐向身体上部游走，慢慢靠近了阿珂的私处。

阿珂虽然觉得不妥，还以为韦小宝不识穴道的准确方位，后来才发现他是存心不良，不由得满面通红，脑子飞快的思索如何开口阻止他。

韦小宝奸计得逞，心跳加速，开始还不敢冒进，手颤的厉害，手一软，木鱼锤正好隔裤滑到阿珂的阴蒂周围。

阿珂当即「啊」的一声叫了出来，韦小宝一惊，忙问：「痛吗？」阿珂怒道：

「我…我…」

韦小宝心想反正这便宜也占了，索性占到底。木鱼锤便不断的在阿珂私处游走。

阿珂身子微颤，她乃是一个黄花闺女，被人如此轻浮，羞得双目紧闭，不知怎么开口，又急又闹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韦小宝装作没看到，继续手上的动作，东一句，西一句的胡扯：「成了，少林派本来只有七十二门绝技，打从今天起，共有七十三门了。这一项新绝技是高僧晦明禅师手创，叫作…叫作『木鱼锤解穴神功』，嘿嘿…」阿珂哽咽道：「你…你…在…干什么…快停下…」韦小宝使劲咽了几口吐沫，装傻道：「你说得那里话，这是少林独门的解穴手法，全天下就我一个习得，你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」阿珂那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，平日洗澡时也曾摸过私处，一触便浑身酸软，别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快感。不过阿珂心里觉得这么做很下贱，不是正经女子的作为，时刻警告自己不要触及那里。她曾奇怪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敏感？但她从小被九难师太抚养长大，九难一向对她严格管教，她也不敢问这些难启口的事情。还以为自己身子不同于常人。今天被韦小宝这位高僧如此「解穴」。没几下，阿珂就娇躯乱抖，嘤嘤耳语。同时阿珂心中暗暗打定主意：等穴道一解，无论如何也要杀死韦小宝，杀死这恶贼，然后自杀。

身体的反应是无法控制的，阿珂身子颤抖的越来越列。嘴里虽是呜呜的哭泣声，但「嗯…嗯…」的浪喘声却越来越多。

韦小宝口中发干，身体燥热，顾不得胡说八道了，手中动作加剧，木鱼锤乱点乱撞。活动的范围仍就是阿珂的阴户附近。

阿珂已把牙根都咬出了血，拼命的警告自己不要抖，怎奈身体根本不听话，更要命的是：阿珂察觉到私处渐渐湿润了。

阿珂怕裤裆处的湿渍让这淫贼看到，他会更放肆，大声骂道：「小…小淫贼，你停手，我不…不要你解穴了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否则…否则本姑娘不会放过你的。」韦小宝一直偷偷观察这绿衣美女的神情，看出阿珂已动情，心里又喜又忧。

喜的是：这天仙般的美女如此窘相居然落在我眼里，从前她可是一直高高在上，对老子我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从没把我这个和僧老公放在眼里。今天你老公我非好好折折你的锐气不可，看你这小骚货以后如何发威？

忧的是：这小骚货性子烈得很，如果硬上弓的话，搞不好她可会咬舌自尽，他妈的，这么美的老婆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赔大了。

即使她不自杀，今后记恨我一辈子，每次见面都跟我动刀子，可没趣得很！

心里正犯愁的时候，眼神一下扫到木鱼锤的落处，韦小宝眼珠差些掉了出来。

原来淡绿色的裤裆处有一小片湿渍，韦小宝顿时觉得嗡的一声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眼前金星乱闪，心砰砰乱撞，嘴张的老大，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，呆呆的盯着那片湿渍。似乎已经看到了阿珂裤裆内润湿的阴户，正潺潺流水。

阿珂觉得他动作停了下来，还道是韦小宝怕自己报复，不敢造次。阿珂长舒了一口气，睁开眼睛想和韦小宝说些软话，好让他放了自己。却看到这淫僧张着大嘴，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下体，眼中好像要冒出火一样。阿珂惊羞交集，知他已看到自己的窘相，心下拼命祷告，求菩萨保佑这个小淫贼突然良心发现，放过自己。或责师姊突然出现救走自己。

韦小宝脑中大乱，杂乱无章的各种念头同时涌入脑子，这绿衣女郎的浅笑薄怒，玉葱般的手指，舞刀时玉臀扭动，假太后和她师兄在慈宁宫大床上不住的晃动，小郡主可爱活泼坚挺的小奶子，方怡灵活温暖的舌头，双儿高潮后的娇羞表情，洪夫人风情万种的媚态，以及小时候在怡春院看到的种种丑态等等…宗宗往事令韦小宝欲念大恣，传宗接代的物件早已昂首挺胸。韦小宝心一横：

他妈的，管它少林寺，少女寺的。今天老子非把这小骚货做了老婆不可。就算小皇帝怪罪于我，老和僧责骂于我。我也顾不得了。

想到这，韦小宝丢掉木鱼锤，猛扑到阿珂身上两只手狠抓阿珂胸前的两团软肉，嘴狂吻阿珂粉白的玉颈。阿珂吓得大声惊呼：「啊！快滚开，你这淫贼，救命呀…啊…救命呀…」澄观在外面清楚听得屋内一言一语，暗想：师叔好意给她解穴，她为何高呼救命？

般若堂虽是僻静之地，韦小宝也怕听到女子呼救后众僧赶来，还担心阿珂性烈自尽。韦小宝立即脱下僧袜，也不管味道雅不雅了，猛地塞入阿珂嘴中。阿珂觉异味扑鼻，知是这死淫僧的袜子，登时气苦，差点昏了过去，眼泪如雨点般不断落下。

韦小宝青筋蹦起，眼冒血丝，口里赫赫粗喘，已无法忍耐体内的欲火。坐了起来，手忙脚乱的解僧衣，僧衣做的都很简便，三两下韦小宝便脱了个赤条条。

阿珂口中有物无法出声，全身只有眼睛能活动，看到韦小宝解衣时，知道清白难保。悔恨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咬舌自尽，现在只能等待清白被毁了。

澄观在屋外忽听屋子内那绿衣女郎不叫了，只有呜呜的哽咽声。和师叔粗重的喘气声。澄观大奇，担心师叔有什么闪失，推门闯进屋子…正看到师叔光着屁股趴在绿衣女郎身上，师叔的双手伸进女郎的衣衫内，好像在搜寻什么物件，抓着不放。澄观奇道：「师叔您老在做什么？」韦小宝知这老和僧不通世事，也不担心他撞破。但裸体丑态被人看到也决害羞，老脸通红，胡扯道：「这女子太顽固，我在用高深佛法点化于，虽有些不妥，但无其它好方法了。你先出去，不许其他人靠近，也不许对他人提起，否则我可前功尽弃了。」澄观不懂男女之事，更不知师叔正在犯淫戒。他遍览佛经，知道当年观音大士化身为风尘女子点化尘世众生，被人称为锁骨菩萨。如今师叔可能也在效仿观音大士。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师叔的高深法力。当下双手合十，恭退出屋。

阿珂看老和僧闯进后，寄望于他身上。双目不停的向澄观眨动，脸上露出可怜的神色。心想：「老和僧品行再不端，也强过这小淫僧。」谁知老和僧脸露敬色，恭恭敬敬的退了出去。阿珂顿时手脚冰凉，绝望到底。

韦小宝打发了澄观后，头脑也冷静些，也更觉安心了。打量了一下身下美女的神态，心里爱的不得了。劝慰道：「好老婆，你今天注定是我韦小宝的人，就是当今皇上也救不了你。你就乖乖的作我韦小宝的大老婆吧。」说罢，舌头在阿珂眼角旁添了几下，虽添走了泪水，却留下了不少口水。阿珂觉得肚子一阵翻涌，恶心的要吐。一阵心慌，泪水又哗哗而下。

韦小宝是急性子，从不懂得怜香惜玉。毛手毛脚的解开了阿珂的上衫，露出了白色的胸围，古人没有胸罩，有的是用一条白绫子把乳房围住，有的是穿肚兜。

阿珂已过了发育时期，无需围白绫，但阿珂发育的不错，两个奶子较大，穿肚兜在江湖上走动有些不便，容易招蜂惹蝶，给那些司徒子的色眯眯的眼睛占了便宜。

所以就用白绫围了起来。

韦小宝心说：我说怎么硬邦邦的，他妈的，我这骚货老婆倒是挺狡猾，知道我今天要她做老婆，所以给我出难题。我老婆的奶子包的这么鼓，也不知道真材实料有多少。韦小宝可没有耐性一圈一圈的解开。他操起匕首小心翼翼的把白绫割了开。

登时，两个白晰的圆奶子弹露在韦小宝的眼里。韦小宝把匕首一扔，抱着阿珂的奶子又抓又咬。简直有如饿死鬼看到了两个香喷喷的馒头一般。阿珂被他摸的恶心致及，在阿珂心里宁可被卖如青楼作妓女，被千人骑，万人跨，也不愿意被眼前这个小淫僧侮辱。怎奈寻死不得，呼救无人啊！

韦小宝乘胜追击，嘴里含着一个奶头，一手握住一个奶子，剩下的那只手去解阿珂的腰带。阿珂吓得直哆嗦。

转眼腰带已解开，韦小宝松开被咬的青紫的奶子，稳定了一下激动情绪，双手使劲向下褪，拉下了阿珂的裤子，雪白的大腿，大红的内裤，下面可是湿了一片了，比之外裤上的面积大多了。

韦小宝紧咬了一下嘴唇，心想：这是真的吗？老子我前几天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我这大老婆了，今天我却要睡她了，哈哈哈，老天待我不薄，一会给佛组们多上些香。

韦小宝手微颤的拉住了阿珂的内裤，如接圣旨一般拉下了阿珂的内裤。这位美貌白嫩的老婆可就完全的暴露在韦小宝的面前了。韦小宝看着阿珂那乌黑简短的阴毛，上面还有阴户内流淌出来的淫液，把阴毛泡的闪闪发亮。由于阴毛不长，阴户能看得很清晰，深红色的阴唇略微翻露，也布满了淫液。让韦小宝好生眼馋。

韦小宝心想：我这些老婆里面，双儿的下面味道最淡，小郡主味道稍稍发甜，方怡这骚货浪水最多，不过我这个美老婆也不差，还没弄就流了这么多了，一会指不定流成什么样子？假太后下面最骚，摸一下，骚味三天不散，摸不得。不对，假太后这老婊子可不是我老婆，不能算数。洪夫人不知如何，现在可能抱着洪教主这老死头子浪叫，看她的样子，浪起来决不好对付。如果能把她搞来做老婆也不错。嘿嘿，还是先解决我这个大老婆再说吧。

韦小宝突然俯下身，伸出舌头允吸阿珂的阴户。阿珂觉得下体一凉，知道内裤已被脱下，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没了。忽又觉得下体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阿珂是黄花闺女，略微知道一些房中事，知道男女交合就是男人的下体和女人的下体放在一处，其它情趣助兴的乐子可就一无所知了。如今被韦小宝添吸，还以为清白已失，于是阿珂面如死灰，双眼睁开直勾勾的看着屋顶，如同死了一样。

韦小宝舌头大动，把从方怡那里学来得舌功都用到这绿衣女郎身上了。觉得这个骚货老婆下面味道不小，可见瘾极大，以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摆平，可千万别给自己戴绿帽子。又添吸了一会，觉得淫水更多了。很满意自己的功夫，便抬起头来看阿珂。

阿珂的样子把韦小宝心疼死了，以为阿珂吓傻了，欲火立刻退了一半。刚才脑子被欲火冲昏了，不顾一切的扒了她的衣服，没想到她吓成这样。心想：糟了糟了，老子有些太急了，把这小婊子吓傻了，万一做下毛病，每次搞她的时候都像死人一样可就没意思了。

韦小宝慌忙把阿珂嘴中的袜子拿了出来，低声下气道：「亲亲好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老公我向来最心疼老婆，你可不要吓我。」阿珂仍呆呆的盯着屋顶，面无表情说：「你毁了我的清白，你杀了我吧。」韦小宝安心些了，带着挑逗的口吻：「好老婆，天地良心，我可还没做什么那，只不过添了几下，算不得正式『入港』。你如果真不愿意的话，今天我们就不作，来日方长嘛。」阿珂把目光收回，将信将疑的看着韦小宝。「真的？」韦小宝苦笑道：「我怎敢骗我的好老婆，你不喜欢跟我做，好，我就忍着。

他妈的，我韦小宝是个怕老婆的王八。我老婆不喜欢和我搞，出去养小白脸。我这绿帽子可是一顶接一顶。」阿珂知他说的不是好话，但身子未失，心里略宽，又一想，身子已被他看到了，下体又被如此侵犯，清白已丢，怎么那还有面目见人？想到这，眼泪又不断滚落。哭着说：「你放开我，我要穿衣服。」韦小宝看她哭的悲切，欲念又去了不少，起身拿衣服想给阿珂盖上，不小心手又碰到阿珂圆滚滚的奶子。韦小宝的下体腾的又竖了起来。韦小宝骂自己：如此美貌的小骚货，我却不敢下手，可对不住我自己，这几天双儿不在身旁，我憋的可够呛，今天要是不放一放，晚上可睡不着了。

韦小宝马上改口：「我是说不和你做夫妻，但没说放开你。」阿珂此时傲气全消，哭着求他：「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打你骂你了。」韦小宝看她被驯服了，大为高兴。嘿嘿淫笑道：「你老公我憋的难受，无论如何也要放出来，你就乖乖的让我射出来，我就放你走，放心，我不会插你的。」说完韦小宝贼溜溜的看着阿珂的嘴，心想，让她给我吹箫？不行，万一我这婊子老婆一口把我的子孙根咬下来，我可成了真太监，我那双儿老婆倒是能跟我守活寡，小郡主这小娘皮就说不准了，方怡那小婊子肯定熬不住，搞不好自己把自己卖入窑子里，生意肯定好得很。想了又想，韦小宝决定还是用手解决吧，从前在怡春院偷看他老妈接客时，看得难受时，都用手解决。

阿珂惊疑不定的盯着他，生怕他又反悔，想开口敲打几句，又不知怎么敲打。

韦小宝打定主意后，便跨在阿珂肚子上，一手捏着阿珂的奶子，一手握住自己的鸡巴，来回撸动。

阿珂大羞，韦小宝的鸡巴正好摆在阿珂眼前，几乎都顶到了阿珂的下巴，阿珂偷偷看了一眼，马上闭眼，心里不懂他何意？不过肚子上坐了一个人，呼吸肯定费力。阿珂呼吸沉重了起来，渐渐吸气吐气声响越来越大，兼之奶头被韦小宝忽轻忽重很有技巧的捏捻，阿珂欲念也起来了。但为了掩饰，阿珂只能闭着眼睛，任他自便。

韦小宝倒是自得其乐，看着如此美女被骑在身下，面部表情很是羞涩，喘气声又如同高潮中的女人，奶子的柔软中带着坚挺，双儿和小郡主到有所不及，假太后的奶子倒是比胯下美女的大一些，但形状手感就不如胯下的美女了。韦小宝套弄鸡巴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口里是嗷嗷喘气，看来应该快出来了。

阿珂觉得韦小宝动作加快，而且喘气加粗，玩弄奶子的手也由捏捻变为抓握，而且劲道越来越大，疼的阿珂快要叫出声来。阿珂心里害怕，便悄悄睁开眼睛看他要做什么。

刚打开眼睛，就看到眼前不远处有一个青筋蹦跳，红得发紫的肉柱，比刚才看到的那个肉柱大了很多，也壮了很多。肉柱前面是一个圆鼓鼓的肉团，上面还有一条裂缝。他的手在肉柱上来回滑动，肉柱头上那条裂缝一开一合，很是吓人。

这就是男人的下体？还没等阿珂回过神来，突然，奶子上的那只手猛然握紧，痛得阿珂叫了出声，肉柱上那只手也动的飞快，肉柱的肉团居然又变大很多，那个裂缝不住的向外喷射一股一股的白色液体。阿珂吓得傻了，那裂缝正好对这阿珂的脸，那些白色液体大部分全落到阿珂的脸上，阿珂大声惊呼，就觉得如同暗器一般，眼前白色液体不断闪过，有的打耳边飞过，有的直接射到眼上，还有的趁阿珂惊呼时跑进阿珂嘴里。

韦小宝兴奋的异常，射的巨爽，看阿珂如此惊奇，他更是满足。他松开抓奶子的手，猛地抓住阿珂的头发，把她的头抬了起来，挡在正在狂射的鸡巴前，最后那些精液全部落在阿珂脸上，阿珂怕那些液体落入嘴里不敢再出声了，眼睛也闭的紧紧的，只能感觉脸上有东西打中，很热乎，但是味道很怪，令人发呕。

韦小宝射精持续了十几秒，已没有精液再喷射了，他用龟头在阿珂脸上滑动慢慢回味射精的快感，羞辱阿珂也令韦小宝感到很满足。阿珂仍不敢张开眼睛也不敢出声，只觉得脸上那些液体缓缓流动，越过鼻子，越过嘴唇，从下巴滴落到脖子上，射进嘴里那些液体大部分已咽了下去，余留的也不敢吐出来。脸上还有东西在面上蹭动，阿珂不用看也知道是那条肉柱。阿珂只希望这令人恶心的事情快完结。

韦小宝满足后，松开了抓住阿珂头的那只手，慢慢的躺在了阿珂身旁。

阿珂忍了半天，觉得嘴上的液体已经流干了，脸红扑扑恨恨的说开口说：

「你快点解开我的穴道，我要穿衣服。」

韦小宝心满意足的遵循澄观教的方法，按摩阿珂的双腿内侧，仍然时不时的触及阿珂的阴户，阿珂强忍身体的反应，等着穴道解开之后再报仇。

韦小宝觉得虽然没有真的搞到这美女，但射的真够爽，比真正做爱更加爽快。

不禁大为满足得意。

正自得意突然腰眼间一痛，呆了一呆，阿珂翻身坐起，伸手抢过他匕首，一剑直插入他胸中。韦小宝叫道：「啊哟，谋杀亲夫…」一跤坐倒。

澄观点穴时，知道阿珂无内力，所以用的劲道很轻。时间一常，韦小宝又帮推拿，很快就解开了。

阿珂用围胸的白绫胡乱擦了一下脸，慌忙套上外衣，内衣已经顾不得了。抢过放在一旁的柳叶刀，看了韦小宝一眼，以为已经杀死了他，便拉开房门，疾往外窜去。

澄观听的师叔惨叫，心知不好，忙伸手拦住阿珂，惊道：「女施主，你…杀…杀…了我师叔…那…那…」阿珂左手柳叶刀交与右手，刷刷刷连劈三刀。澄观袍袖拂出，阿珂双腿酸麻，摔倒在地。

澄观抢到韦小宝身边，右手中指连弹，封了他伤口四周穴道，说道：「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」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，轻轻提了出来，伤口中鲜血跟着渗出。澄观见出血不多，阿珂被点穴半天，手足酸麻已无力气，所以伤的不深。澄观看伤口约有半寸来深，口子也不甚大，又念了几声：「阿弥陀佛。」韦小宝眼见胸口流血，伤处又甚疼痛，只道难以活命，喃喃的道：「谋杀亲夫…咳咳，谋杀亲夫…」阿珂倒在地下，哭道：「是我杀了他，老和尚，你快快杀了我，给他…给他抵命便了。」澄观道：「咳，我师叔点化于你，女施主执迷不悟，也就罢了，这般行凶…杀人，未免太过。」韦小宝道：「我…我要死了，咳，谋杀亲…」澄观一怔，飞奔出房，取了金创药来，敷在他伤口，说道：「师叔，你大慈大悲，点化凶顽，你福报未尽，不会就此圆寂的。再说，你伤势不重，不打紧的。」韦小宝听他说伤势不重，精神大振，果觉伤口其实也不如何疼痛，说道：

「俯耳过来，啊哟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」澄观弯腰将耳朵凑到他嘴边。韦小宝低声道：「你解开她穴道，可是不能让她出房，等她全身武艺都施展完了，这才…这才…」澄观道：「这才如何？」韦小宝道：「那时候…那时候才…」心想：

「就算到了那时候，也不能放她。」说道：「就…就照我吩咐…快…快…我要死了，死得不能再死了。」澄观听他催得紧迫，虽然不明其意，还是回过身来，弹指解开阿珂被封的穴道。

其实韦小宝是想看阿珂不穿内衣时，奶子左右晃动的样子，韦小宝知道阿珂仅穿了外衣，所以曲线更容易暴露，比起裸体更有一番滋味。

阿珂眼见韦小宝对澄观说话之时鬼鬼祟祟，心想这小恶僧诡计多端，临死之时，定是安排了毒计来整治我，否则干么反而放我？当即跃起，但穴道初解，血行未畅，双腿麻软，又即摔倒。澄观呆呆的瞧着她，不住念佛。阿珂惊惧更甚，叫道：「快快一掌打死了我，折磨人不是英雄好汉。」澄观道：「小师叔说此刻不能放你，当然不能放你。」阿珂大惊，脸上一红，心想：「这小恶僧虽说过，今天放过我，但我杀了他，不知他又有什么想法？莫非…莫非他在断气之前，要…要老和僧娶我做…做什么…什么老婆？」侧身拾起地下柳叶刀，猛力往自己额头砍落。

果不出韦小宝所料，阿珂身躯闪动之时，奶头从薄薄的外衣上显露了出来，私处的湿渍本已干了，但又被流出来得液体搞湿，面积更加大了。

澄观见她要自杀，袍袖拂出，卷住刀锋，左手衣袖向她脸上拂去。阿珂但觉劲风刮面，只得松手撤刀，向后跃开。谁知刚才慌张衣服尚未扣好，衣领掉落，左面的奶子登时展露在二僧之前。韦小宝看得大乐，心想：师侄，今天倒便宜了你，看到我老婆这么漂亮的奶子，修行一辈子才得来的福气。

澄观果然一呆，慌忙衣袖一弹，柳叶刀激射而出，噗的一声，钉入屋顶梁上。

阿珂觉得胸口发凉，忙掩住胸部。羞得差点气昏，但逃命要紧。她见老和僧仰头望刀，左足一点，便从他左侧窜出。澄观伸手拦阻。阿珂右手五指往他眼中抓去。澄观翻手拿她右肘，说道：「『云烟过眼』，这是江南蒋家的武功。」阿珂飞腿踢他小腹。澄观微微弯腰，这一腿便踢了个空，说道：「这一招『空谷足音』，源出山西晋阳，乃是沙陀人的武功。不过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称，老衲孤陋寡闻，遍查不知，女施主可知道这一招的原名么？」阿珂哪来理他，一咬牙，也顾不得遮掩胸部了，拳打足踢，指戳肘撞，招数层出不穷。澄观一一辨认，只是她胸口白肉晃动甚快，看得头昏眼花。阿珂见他眼光落处正式自己的胸部，而且数十招，都被他毫不费力的破解，眼见难以脱身，惶急之下，一口气转不过来，晃了几下，晕倒在地。

澄观叹道：「女施主贪多务得，学了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，身上却无内力，久战自然不济。依老衲之见，还是从头再练内力，方是正途。此刻打得脱了力，倘若救醒了你，势必再斗不免要受内伤，还是躺着多休息一会，女施主以为如何？

不过千万不可误会，以为老衲袖手旁观，任你晕倒，置之不理。啊哟，老衲胡里胡涂，你早已晕昏，自然听不到我说话，却还在说个不休。」说话同时，澄观老和僧眼神不离阿珂白晰的乳房。

韦小宝大怒，心道：老和僧，你看起来到没完了！大叫：「疼死我了。」澄观忙走到榻边，一面走一面仍不忘多看胸部几眼。澄观一搭韦小宝脉搏，但觉平稳厚实，绝无险象，说道：「师叔不用担心，你这伤一点不要紧的。」他那知道，韦小宝是气的心疼。

韦小宝道：「这小姑娘所使的招数，你都记得么？」澄观道：「倒也记得，只是要以简明易习的手法对付，却是大大的不易。」韦小宝道：「只须记住她的招数就是。至于如何对付，慢慢再想不迟。」澄观道：「是，是，师叔指点得是。」韦小宝道：「等她拳脚功夫使完之后，再让她使刀，记住了招数。」澄观道：「对，兵刃上的招数，也要记的。只不过有一件事为难，她的柳叶已钉在梁上了。只怕她跳不到那么高，拿不到。」韦小宝问道：「你呢？你能跳上去取下来吗？」澄观一怔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师侄真是胡涂之极。」他这么一笑，登时将阿珂惊醒。她双手一撑，跳起身来，向门口冲出。奶子上下跳动，着实好看。

澄观左袖斜拂，向阿珂侧身推去。阿珂一个踉跄，撞向墙壁，幸好奶子先挡了一下，缓冲了力道，没受伤，阿珂登时站稳。

阿珂知道自己武功和这老僧相差实在太远，继续争斗徒然受他作弄，当即退了两步，坐在椅中，一动不动。任胸膛裸露在二人面前。

澄观奇道：「咦，你不打了？」

阿珂气哭道：「打不过你，还打什么？」

澄观道：「你不出手，我怎知你会些什么招式？怎能想法子来破你的武功？

你快快动手罢？」

阿珂心想：「瞎说，其实就是两个淫僧想看我的身子。」突然间跃起身来，双拳直上直下，狂挥乱打，两脚乱踢，一般的不成章法。任乳房抖动，阿珂索性把上衣一摆，另一只乳房也露出来。

澄观立呆，叫道：「咦，啊，古怪！希奇！哎！唷！不懂！奇哉！怪也！」但见她每一招乳房都颤动的很美，白花花的胸膛令屋子增色不少。一时之间，澄观头脑中混乱不堪，只觉数十年勤修苦习的武学，突然全都不及这一对白嫩的肉团。一切奉为天经地义，金科玉律的规则，霎时间尽数破坏无遗。

阿珂出手越乱，奶子抖动越列。澄观越感头晕。

韦小宝眼见阿珂奶子乱颤，老和僧目不转睛的盯着，忍不住「哈」的一声，笑了出来。这一笑牵动处，甚是疼痛，只是咬牙忍住，一时又痛又好笑，难当之极。

澄观正自惶惑失措，忽然听得韦小宝发笑，登时面红过耳，恐慌道：「师叔笑我行为不检。」澄观脑中本已一片混乱，惶急之下，热血上冲，登时晕了过去，慢慢坐倒。

阿珂又惊又喜，生怕他二人安排下什么毒辣诡计，不敢上前去杀这老少二僧，起身便即冲出禅房。

韦小宝呆坐在榻上，又是失望又是自豪，心想：何时再见到这美人？

【完】

29315字节

注册享受更多权限每日签到领取金币宣传赢VIP/QQ会员=600) window.open("http://attach.s8bbs./attachments/Mon\_1411/84\_13572009\_334274a5b833f76.gif");" onload="if(this.offsetWidth>"800")this.width="800";if(this.offsetHeight>"700")this.height=floor(700 \* (800 / this.width));" >